

四明叢書



張壽鏞
輯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廣陵書社

17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元學案補遺. 3 / (清)王梓材, (清)馮雲濠撰.
—影印本. —揚州:廣陵書社, 2006. 8

(四明叢書; 17 / 張壽鏞輯)

ISBN 7-80694-142-8

I. 宋... II. ①王...②馮... III. ①地方叢書-寧波市
②古籍-彙編-寧波市③學術思想-思想史-中國-兩
宋時代④學術思想-思想史-中國-元代 IV. ①
Z122.553②B24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100351 號

第十七冊目錄

《宋元學案補遺》

一百卷

(卷十七—卷四十五)

清·王梓材馮雲濠輯

……

一〇〇一三

宋元學案補遺卷十七

目錄

橫渠學案補遺上

橫渠先緒

補張先生迪

高平門人

補張先生載上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十七

後學鄭 王梓材同輯
慈谿馮雲濠

橫渠學案補遺上

橫渠先緒

補張先生迪

高平門人

補張先生載上

補獻公張橫渠先生載

雲濠謹案先生淳祐元年從祀廟廷國朝雍正二年改稱先賢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黃氏曰鈔載諸儒從祀封爵云嘉定十四年知漳州魏了翁又為橫渠先生請諡博士陳公益請諡達禮部侍郎張栻或明或誠了翁入為太常少卿定諡曰明李氏道命錄云禮部侍郎鄭某議於賜諡曰明公李氏道命錄云禮部侍郎鄭某議於明誠中三字內取一字用之華甫時為太常少卿擬用誠字及考諸諡法則至誠誠神曰誠議者以為不可用禮部書監去奉常迄今未定也李氏序道命錄時在嘉熙三年之五月是先生之諡時猶未定或即定於是年本傳所云嘉定十三年始嘉熙三年傳寫之譌要其說明者為有據也而熊氏性理書題曰諡獻豈其後又定諡為獻耶梓材又案郝文忠公為周子祠堂碑云一傳而得程頤程頤張載再傳而得楊時游酢卒之集大成於朱熹似以橫渠為周子門人蓋在私淑之列耳理周茂叔圖太極以盡易之道張子厚為西銘合先天太極之旨總為人道探於密繼氏之先繼於

四明叢書

西銘

仲尼之後再造人極而天人之事益備是周張傳道之緒也故云爾

龜山語錄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體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

宋孝學集補遺

卷十七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朱子西銘注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閒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閒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

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

宋孝學集補遺

卷十七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僮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

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憊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宋學案補遺卷十七

四 明 嚴 清
約圖刊本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忤

則不忤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長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順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在我所得私也故育英才如賴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

宋學案補遺卷十七

五 明 嚴 清
約圖刊本

矣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

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

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梓材謹案朱子答吳伯豐書改此條朝聞夕死十字作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

又答南軒書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

宋學案補遺 卷十七

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

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

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

等而不枯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

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

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

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歎識於意言之表然後

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本施者正謂稱物之宜

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

宋學案補遺 卷十七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

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

又與郭冲晦書曰蓋書云理出乎三才分出於人道

西銘專爲理言不爲分設蓋竊謂西銘之書橫渠先

生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

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爲父坤

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

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不而殊矣故以民

爲同胞物爲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

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爲我之同類矣此自
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
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顯
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
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
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
弊之言姑以彊此而弱彼也又云西銘止以假塗非
終身之學也嘉竊謂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
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七

八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
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
也

又答陸子美書曰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
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
以爲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
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
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
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

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
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
意之也今若必爲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
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僅取其姑爲宏闊廣
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仁體
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
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
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
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七

九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以破人之桔於一己之私哉

張南軒西銘說曰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疏皆有
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弊將至
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
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
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
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
後仁之體爲無弊也

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

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
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
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
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度性善書晦庵所釋西銘後曰程子嘗謂韓退之原
道之文非其胸中識見之高安能於千百載之下辨
別是非斷然如此然其言止及於治天下之道而未
及乎性命之蘊其於本末猶有未備若張子之西銘
則原道之祖宗也自今觀之漢魏以來溺於權謀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七

十四明鑑書
約圖刊本

利之習無有能言大學之道以覺當世者獨韓子於
原道之篇主正心誠意以爲說是其所見聞已超出
乎諸儒之等夷矣然其所以爲言則斷自正心誠意
以下而不及夫所謂致知格物者何哉夫欲明大學
之道而不自致知格物以推之豈惟天下國家之理
有所未盡反之吾身亦將有所未察此張子西銘之
書所從以作也歟先生嘗謂正曰乾陽坤陰此天地
之氣塞乎兩間人物之所資以爲體乾健坤順此天
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某初讀西

銘時便得此意其後因補葺之以釋西銘先生之於
西銘因張子之意而推明之精粗本末無不曲盡然
此二語者蓋先生之釋西銘之綱領而學者之所當
知也覽者更自求之

眞西山曰先儒張氏作西銘卽事親以明事天之道
大略謂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卽
天之不才予也具人之形而盡人之性卽天之克肖
子也禍福吉凶之來常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
私我也予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譽之事親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七

十二西明鑑書
約圖刊本

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
將以拂亂其心思而增其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
惡之懼而不怨也卽此推之親卽天也天卽親也其
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
孔子以爲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張氏之論極其精
詳當卽全書而熟復之

饒雙峯西銘解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
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兩節前一
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

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已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旣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

宋學案補遺

卷十七

二四明敬書
約圖刊本

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閒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癯殘疾憊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閒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閒而

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卽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卽天地之性子之身卽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養其身人之性卽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旣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

宋學案補遺

卷十七

三三
四明敬書
約圖刊本

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致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爲顧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令愛

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
是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豈不可以爲仁人
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
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
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
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
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卽所以爲事
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

吳草廬西銘解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七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天地也天卽父父卽天地卽母母卽地人事天地當
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受此理而
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蓋
是理卽天地之理而天地卽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
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
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
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
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
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

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
爲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
矣知者聖人踐形惟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
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
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爲天地之
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爲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
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
之心純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
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七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
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己私克盡心自然
存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尙無愧怍之事夫其無
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
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
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
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
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於時保之
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

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

東銘

口口補注曰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吾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七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心是惑也本於吾心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爲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爲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吝於改過遂以爲己之當然自誣其心也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爲之辭戲謔出於心思乃故爲也不知所當戒徒歸咎以爲戲則長傲而誤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知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爲實然則遂非而

過不改矣學者深省乎此則崇德辨惑矯輕警惰之功亦大矣然其於戲且誤者克治尙如此之嚴況乎過之非戲誤者豈復留之幾苟以累其身心哉或者以戲言戲動之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而不知戒已長傲而惡愈滋矣以過言過動之失於患者自誣爲已誠而不知歸咎則遂非而過益深矣

又曰沈毅齋先生詳述朱子與江西學者說此篇大旨不越於故誤二字且曰有心譴浪之謂戲無心差失之謂過本有心而掩之以無心則以故爲戲而至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七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於長傲本無心而誣之以有心則以誤爲誠而至於遂非是愚之甚者也戲不可有推其原而謂之故欲人深戒其言動未發之先以爲正心誠意之本過不能無指其流而謂之過欲人自咎於言動已失之後以爲遷善改過之機誨人之意深矣

劉戡山曰千古而下埋沒却東銘今特爲表而出之緣儒者止善講大話也余嘗謂東銘遠勝西銘聞者

愕然

正蒙

范育正蒙序曰嗚呼道一而已亘萬世窮天地理有易乎是哉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閒語小入於無睽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故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眾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

宋學案補遺 卷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胡五峯正蒙序曰先生閒起從仕道大不偶以疾歸休著書數萬言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號其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而諸家所編乃有分章析句指意不能闕深者錯出乎其閒使人讀之無躓躓不倦之心思以

傳久不亦難乎今就其編別摘爲內書五卷外書五卷傳之同志庶幾先生言大本斥異學之志遠而益彰雖得罪於先生之門人所不辭也

□□補注曰太虛無形即氣之本體在人至誠無感即性之淵源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是氣之流行在人有人有識有物交之客感是性之發見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體用一原隱顯無閒惟窮理盡性之人能一之也

宋學案補遺 卷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茫者矣故知此則無無蓋不以無視太虛之理也天與道在天者也性與心在人物者也感者彼此相感兩也通者流行不已之神一也使非陰陽彼此相感而往來相禪則其神之所以流不已者何以見哉故曰不有兩則無一 以上太和篇

火日陰質也故內暗而外光金水陽質也故外暗而內明火日能直而施金水則能闢而受施則天也受則地也此天神地形之妙也歟 參兩篇

朱子正蒙說曰論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

云者正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迴蓋其思慮攷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言道理惟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爲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概可見矣

正蒙是窮盡萬物之理

宋學案補遺 卷十七

二十四 明發書 約圖刊本

黃東發讀橫渠正蒙曰造化難測橫渠思索最精辰象隨天而遷反成逆行此理於雲運月駛可驗

又曰賈才出子孫才亦氣日至而滋息之類也

又曰論性之廣大無如萬物一源之語論性之精切

無如氣質弗性之語陽明陰濁分別尤淨

梓材謹案正蒙第十七篇爲乾稱篇取西銘首句爲篇名以西銘東銘本在此篇也今以二銘自爲一書矣

橫渠易說

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言天地則有體言乾坤則无形故

性也者雖乾坤亦在其中 乾象辭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當貴不足以及言之 乾九二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耳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乾象傳

孔子喜弟子之不仕蓋爲德未成則不可以仕是行而

宋學案補遺 卷十七

二十四 明發書 約圖刊本

未成者也故潛勿用龍德德而未顯者也不成名不求聞也養實而已樂行憂違不可與德者語也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邈世不見知而不悔聖與聖者同能

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者也顏子不用潛龍者也孟子主教故須說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忽焉前後也乾三四位遇中重剛時不可舍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

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

以上乾文言傳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江沱之間有壻不以其膝備數是不能喪朋也膝遇變而无怨却是能喪朋者其卒嘯也歌是乃終有慶也

此婦人之教大者也西南致養之地東北反西南者也陰陽正合則陰相對者必陽也西南得朋是始以類相從而來也東北喪朋喪朋相忘之義聽其自治不責人不望人是喪其朋也喪朋則有慶矣

坤象辭

奎彙案補遺 卷十七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禮聞取道義於人不聞取其人之身來之爲言屢也有道義者謂之來來學者就道義而學之往教者致其人而取教也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是也

蒙象辭

丈人剛過太公近之剛正剛中則是大人聖人得中道也太公則必待誅紂時雖鷹揚所以爲剛過不得稱大人

師象辭

中行中立之行也若朋比則未足倚也舜文之大不是過也

泰九二

易大象皆是實事卦爻小象則容有寓意而已言風自

火出家人家人之道必自烹飪始風風也教也蓋言教

家人之道必自此始也又如言木上有水井則明言井井實事也又言地中有山謙夫山者崇高之物非謙而何又如言雲雷屯雲雷皆是氣之聚處屯聚也

謙大象

後甲三日成前事之終先甲三日善後事之始也剛上柔下故可爲之唱是故先甲三日以錫其法後甲三日以重其初明終而復始通變不窮也至於巽之九五以其上下皆柔故必无初有終是故先庚後庚不爲物首也於甲取應物而動順於民心也

巽象傳

奎彙案補遺 卷十七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歟

觀象辭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言諾至爲眾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利用獄利用刑人皆非卦交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噬嗑象辭

復言天地之心咸恆大壯言天地之情心內也其原在內時則有形見情則見於事也故可得而名狀自姤而剝至於上九其數六也剝之與復不可容線須臾不復則乾坤之道息也故適盡卽生更無先後之次也此義

最大臨卦至於八月有凶此言七日來復何也剛長之時豫戒以陰長之事故言至於八月有凶若復則不可須臾更斷故言七日七日者晝夜相繼元无斷續之時也

復象傳

无妄之疾疾无妄之謂也欲妄動而不敢妄是則以无妄爲疾者也如孟子言有法家拂士是疾无妄者也以无妄爲病而醫之則妄之意遂矣故曰勿藥有喜又曰不可試也言不可用藥治之

无妄九五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不定何來光明易大抵以艮

宋王象山遺

卷十七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爲止止乃光明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謙天道下濟而光明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定則自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无由光明蒙雜而著著古難着於物所以爲蒙蒙昏蒙大畜象傳

習坎重巽之義八純卦惟此加習者餘皆一字可盡其義坎取其險故重言之而其險乃著也

習坎象辭

咸感也其交雖相應而詞多不吉顧其時何如耳說者多以咸恆配天地殊不知咸自可配天地故於序卦獨

不言咸咸既可以配天地則恆亦可以配天地皆夫婦之道也咸之爲言皆也故語咸則非事咸感也不可止以夫婦之道謂之咸此一事耳

心寧靜於此一向定覺前縱有何事亦不恤也休將閑細碎在思慮易曰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天地之道惟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屈伸動靜兩端而已在我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細碎皆不能出其間在於術內已過未來者事著在心畢竟何益浮思游想盡去之惟圖向夫日新可也孔子以富不可求則曰從吾

宋王象山遺

卷十七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所好以思爲无益則曰不如學也故於咸三以見此義

以上咸象傳

克己反禮壯莫甚焉故易於大壯見之

克己下學上達交相養也下學則必達達則必上蓋不行則終何以成德明則誠矣克己要當以理義戰退私己蓋理乃天德克己者必有剛強壯健之德乃勝己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求必中然非有志概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正以不剛惟大壯乃能克己蓋君子欲身行之爲事業以教天下今夫爲